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
第一回 白眉仙庭燎雪鼓 黃犢客角掛珊瑚

詩曰： 寂寂綠窗虛，苑鳥消長晝。

壁劍發寒光，古鶴誰憐瘦。
緬茲宇內人，皆昔衣冠冑。
一旦變滄桑，面目渾忘舊。
甘自獸其形，是必心先獸。
才士振頽波，洗卻乾坤垢。
長嘯亦開顏，莫把雙眉皺。
歸酒對殘編，且爾歌眉壽。
遶毫譜雖傳，野史言無謬。
珊瑚非玉函，聊置座隅右。

話說宋朝熙寧年間，山東青州府樂安縣，有一人姓白名壤號冀光。唐白樂天四代之孫，年過五旬，官拜監察御史，在朝治事。家居縣城西街，夫人長孫氏，即無忌之後。止生一子，名引，字雲汲，別號眉仙。芳齡五，生得風流，不讓王謝，才藻猶過曹甘。奈生性沉僻，不以功名介意，閑則尋花問句，對月拈題。當日就有幾個詩友。一個姓方名侃號端如，一個姓袁名鴻號漸陸，都長眉仙一二歲，亦樂安縣人。餘不盡述。獨二人以年少才華，更覺相得。

一日，眉仙告夫人曰：「家居市廛，塵囂日逼。南莊黃泥堡別墅，乃父親休沐之處。家務既有母親掌管，兒欲往堡墅中修習課業，借野色山光、江風野月發文心以煥斗牛。寧不美哉？」夫人許諾。途命侍童婉兒收拾行囊。各色齊備復入室辭母。

夫人曰：「兒此去，用心舉業，勿得浪蕩，寒暑自保，飲食自節，一應薪水之費，我自著人送來。倘住彼幾時，可回家一面，毋使我懸望閭門。」囑畢，眉仙再拜受命，出門上了一輛車兒。夫人又差四個家人護送。婉兒亦駕車兒隨後慢行，迤邐出城來。此時是初冬天氣，但見：

朔風颯颯，衰榆落數點黃錢。塞草淒淒，殘筆飄一莖白髮。嘸嘸排陣雁，殺氣橫空，戚戚望弓猿。哀聲遍野驅肥馬，胡塵飛渡玉門關。動悲笳，塞曲傳聞金鼓噪，火燄端凝畚田好。颺鼠潛蹤，傳狩惟將鷹犬多，兔狐載道。正所謂紅葉初題日，青林早瘦時。

眉仙一路觀景物，不覺喜動顏色。後面家人道：「相公，前面小小林子，即堡墅了。」眉仙抬頭看時，果然竹木扶蘇。溪山映匝，兩扇斑竹門兒，半開半掩。一隻純黑小犬，且吠且叫，早有看莊老僕，知小主到來，同老娘出來迎接，遂挽住車輛，替眉仙攬轡。

眉仙步下車來，進門去。一條小街，都用雞卵石砌的。兩旁太湖石玲瓏，宛若生成。中間一帶小小草堂，都是明窗淨几。傍有二廂，圖書四壁。庭中有一塊大白石，潔淨如玉，四圍可坐數人。傍有青石鼓墩四個，上刻雲鶴盤旋之勢，傍琢連環之式。若白公休沐之日，邀友開樽，則坐此石上。或三春花朝、中秋月夕，亦於此石上寄興留情，故使巧工琢三字於其上，曰「如意石」。堂後一帶重樓，以便登臨遠眺。樓後一池，中栽菡萏，有金魚數百尾。此時菡萏雖無，日色照耀，金魚戲躍，光彩奪目。其他奇花異草、好鳥佳禽，不能盡述。

眉仙遍玩一番，遂卜所居堂側二廂，原作書室，因白公在朝，封鎖如故。遂下榻於彩霞樓上。又命婉兒把樓下三間收拾為書室。措置畢，隨打發從來四個家人回覆夫人去訖。又吩咐老僕，把園門常閉，不可使閑人混擾。自己閑時亦只葺理花木，吟詠詩詞。單有平日這些朋友知眉仙居於外墅，都來相訪，若袁漸陸、方端如，往來尤數。自此驩客詩人，接踵而至，把一個黃泥堡，竟為文墨之邦了。

且說白公在朝為御史。神宗方以王安石為相。欲行新法。百官都逢迎取合，獨白公上一本。大意治國之要，以禮樂刑政為先。然在先王已明著版圖，迨後世宜守循軌轍。雖師相責難於君，欲致唐虞之治，然堯舜原只無為，何必紛紛變革，眩斯世之耳目乎？這本一上，安石欲行貶逐，但新行政教，不可顯斥言臣，遂付之不問。

白公見不准其疏，遂告老求去，且喜准其致仕，遂微服輕車，即日就道。不幾日到家。眉仙於墅中知父親歸家，即回來候問，並詢致仕之由。白公細述一番，又道：「當此之世莫想干策當途，縱博得一頂紗帽在頭，反成騎虎之勢。何則？蓋固寵慕祿之輩，必齷齪諂笑，取媚苟容不已，必為之鷹犬、為之爪牙。雖得志於一時，實遺臭於萬世。倘稍知進退廉恥，略自修飭，必致獲戾，輕則貶逐，重則誅夷。寧不痛哉？聖人云：『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』旨哉斯言也。」

眉仙聽說受命，從此絕不以功名為念。越數日，拜辭白公與長孫夫人，復往堡墅中去。此時隆冬天氣，凜冽異常。一日冷極，眉仙坐於書室中，命婉兒燃獸炭於紅爐，暖松醪於碧缶。正飲之間，只見彤雲密布，淡霧輕飄，少頃花飛六出，鋪滿四郊。眉仙此時酒興方濃，詩只復熾，送援筆成七言排律一首。

詩曰：

靄靄彤雲天幕墜，六花妝點隔年春。
霜刀碎剪銀河水，風碾勻飛玉屑塵。
江上尋梅難覓伴，樽前吟絮孰相親。
徒憐一夜青山老，卻笑千門白屋貧。
非夜平淮功已著，中宵誠哉興龍新。
野橋驢背詩成畫，金帳羊羔酒入唇。
閉戶僵眠清譽遠，鉤簷快讀苦心真。
萬條楊柳藏金縷，四望靡蕪藉青茵。
見雁尚懷持節使，籠鵝因憶寫經人。
光浮橘樹清無價，冷逼靈台迥有神。
才薄敢題冰桂句，囊空難買掛枝新。
送寒歌慶豐年瑞，端擬圓兵欲肇禋。

寫畢，不覺划然長嘯一聲，復援筆欲有所書，只聽得園門犬吠，命婉兒開門去看。乃是方端如、袁漸陸，各騎著驢，頭戴氈笠，身披狐裘，慢至堂前下驢。

眉仙笑迎道：「二兄好像孟浩然。」

端如道：「孟浩然有兩個？這也奇怪。」漸陸道：「若同昔日孟浩然，算這來竟是三個了。」各歡笑不已。施禮畢坐定，眉仙道：「適見玉龍戰敗，鱗甲亂飛，弟且以杯酒助興，不意二兄到此，正好共一賞耳。」

端如道：「弟聞尊嚴大人回府，尚未即見，又聞兄曾到家去，前日方來墅中。因此吾同袁兄踏雪來訪，以慰離情。」

眉仙命移席於堂中，邀二人入座，以紅爐置几側，肴核紛羅，觥籌交錯。回顧庭中，積雪高有尺餘，那如意石上，積雪亦有尺餘，豐隆突起，宛如一座玉山。四下有梅花數株，趁著寒威開得高瑩傲色，馥鬱清香。兩旁石鼓墩上積雪已寒極凍結，流下玉液，

如冰筋一般。眉仙道：「今日此敘，不為大舉之樂不足以暢幽情。」婉兒方進燭，命攜雪鼓墩置堂中，以酒杯盛油，浮以燈草燃著，從旁隙處納進。那雪被火光照耀，四面明徹，猶如水晶一般。二友見之，都駭笑道：「白光真異人也。若此方不負賞雪之冤耳。」三人呼盧猜拳，開懷痛飲。至雪鼓中火炬將完，俱已大醉。

明日三人復騎驢往堡南看梅。只見一路凍雪，真萬里瓊瑤。前林有數百株梅花，清香撲鼻，和雪皎潔。林深處，又有數株紅梅，燦燦如霞。忽見一老人，頭戴黑布兜，身披鶴氅衣，腰下一片鹿皮，以藤條繫著，足穿草履，騎一隻黃斑犢，犢角上掛著一條珊瑚鞭子，在那裡打瞪。眉仙不知是甚人，恐驚醒他，都撥轉驢兒，立於紅梅深處。二人道：「白兄詩才甚妙，久失請教。今對此景物，胡可不一詠乎？」

眉仙請題。端如道：「就以紅梅為題。」眉仙又請韻。漸陸指黃犢道：「即以牛字為韻便了。」眉仙就隨口吟道：

瘦畫青林孤鷺愁，殘霞片片落枝頭。

牧童睡起朦朧眼，錯認梅林欲放牛。

二友聞之，都鼓掌大笑道：「眉兄真仙才也。」

那老人被笑聲驚醒起來，抹眼伸腰作歌曰：

大塊何茫然，滄桑任變遷。

道人醒短夢，寒盡不知年。

歌畢曰：「我正好睡，不知何人大笑，將老道驚醒？」回顧見三人風流瀟灑，遂問道：「方才長嘯者何人？」

眉仙下驢鞠躬答道：「適小生偶爾俚言，二友不覺失聲大笑，將老丈驚醒，乞恕怒目。」老人道：「既是無意失聲，也不計較，但君詩願聞。」眉仙將前詩朗誦一遍。老人聽了，忙下牛來，挽住眉仙道：「君詩理通玄，乃詞家大器也。請問鄉貫姓名。」

眉仙道：「小生姓白名引，號眉仙。」老人又指二人問姓氏。眉仙道：「一姓袁名鴻，號漸陸；一姓方名侃，號端如。與小生俱本縣人。」老人道：「此二友者，後君賴以左右者也。」眉他就問老人姓名。

老人道：「老道並無姓氏。」三人笑道：「寧有無姓氏之理？」老人道：「我記得在先朝，曾為諫官之職。自太宗雍熙年間，有西華山隱士陳入朝，賜以安車蒲輦，號希夷先生，復放還山。我那時就棄職，從希夷入山修養。奈生性愛雪，每值雪天，必出一遊。先生遂賜黃犢與我為坐騎。從此不傳姓名於世，只稱黃犢客耳。昨因下雪，偶然出遊至此，少憩於梅林之下，不意遇君三人。真吾夙緣之友也。」

三人聽到此際，都拜倒在地，曰：「原來是仙師。弟子實獲厥愆，望仙師恕之。但仙師必知過去未來，乞一指示，少豁愚蒙。」

老人扶起道：「我非仙也，有何指示。但遇我亦為有緣。白君既精詩，我以文詞誥汝。」當今眉山蘇子有云：「駕一葉之扁舟，挾飛仙以遨遊。又賈浪仙云：『鳥宿池邊樹，僧敲月下門。』至若『鳳凰台上憶吹簫，羊子當年墮淚碑』……此數語者，雖云詩賦，實至言也。君宜終身佩服，後必有徵。吾有一珊瑚鞭子，更以贈汝，日後自有用處。後會有期，吾將去矣。」眉仙拜受珊瑚鞭。二友正欲拜求，只見老人就睡於牛背上，那牛飛奔而去，漸漸不見。

三人驚駭，遂出梅林，怏怏而歸。二友各自回去。眉仙回到墅中，有白公差來家人，接眉仙到家去過年。眉仙遂同婉兒回去。未知此去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